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二十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舉人臣彭希韓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傳義大全卷二十　　明　胡廣等　撰

巽下
巽上

傳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羇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茍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為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為巽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傳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兑皆剛中正巽說一作兑義亦相類而兑則亨巽乃小亨者兑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兑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内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本義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朱子曰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无細不入○厚齋馮氏曰巽一陰在二陽下取義畢也順

也伏也入也畢以其下於陽順以其承於陽伏以其藏於下入以其進於下其象爲風亦以其委曲而入於物无所不順也○中溪張氏曰小謂初四二陰也順則能亨故曰小亨而利有攸往者剛得中也大人者二五也利見之者則初四也○雲峯胡氏曰上經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履巽兌方用事小畜者小巽之一陰也下經震艮既重之後至此方見巽兌之重巽之繇曰小亨亦小巽之一陰也一陰之萌聖人每抑之如此八卦之重上經乾先而坤次之坎先而離次之下經震艮先而巽兌次之皆崇陽也巽次旅旅曰小亨離之一陰也此小亨巽之一陰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二陰上從二五之陽也從陽爲陰之利不從陽不利矣

象曰重巽以申命

傳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為重複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本義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為申命也朱子曰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〇問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〇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覆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〇申字是丁寧反覆之意風无所不入如命令之丁寧告戒无所不至故象以之〇建安丘氏曰重巽上下皆巽也巽之德順而善入而於象為風風

者天之號令故有命令之象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也君子於命令重復而丁寧之則柔順而入人也易故曰重巽以申命○蛟峯方氏曰人君之巽莫大於順人心以行事發號施令最不可以不順我以為順人不以為順未可也上順下下不順於上未可也必三令五申使人心具孚而後行之此人君重巽之事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

傳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鄭氏剛中

曰九二巽乎中者也重巽則兼五言之故曰巽乎中正而志行初六順乎剛者也重巽則兼四言之故曰柔皆順乎剛○隆山李氏曰若剛不順乎中正則將福隘而為邪若柔不順乎陽剛則將柔媚而為諂故柔順乎剛剛順乎中正者所以為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謂之為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剛之象陽畫在二五之位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傳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為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

人未必不為過也本義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建安丘氏曰巽二五剛也巽雖主於柔而二五之剛得中故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為主論六爻則以二五之剛為重惟二五之剛能巽乎中正則剛不過而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以二五兩爻釋利有攸往之義柔謂初四剛謂二五也皆順謂初順二四順五也柔者多不能自振故必順乎剛則柔得剛助而後可行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初四兩爻釋利見大人之義○隆山李氏曰利見大人者蓋指二五以陽剛之畫處中正之位而初四二陰出而順從之乃所以為利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傳兩風相重一作從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本義隨相繼之義

或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朱子曰風便也是會入物事○李氏曰天下有風姤所以施命若風相隨而至則是申命不一之象古之出命者必反復申戒之然後其事可行於天下○建安丘氏曰巽為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

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雲峯胡氏曰命風象申命隨風象○平庵項氏曰巽主命令重巽故以申命行事凡卦之有巽者多言文教風俗之事小畜之懿文德蠱之振民育德觀之觀民設教姤之施命誥四方漸之居賢德善俗鼎之正位凝命皆此意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傳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

剛貞之志則為宜也勉為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本義初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節齋蔡氏曰進退巽柔不決也利武人之貞斷決也位剛故有此象○雲峯胡氏曰巽為進退為不果初處重巽之下性柔進退不能決唯臨事如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此與履六三皆以陰居陽故皆稱武人此以陰居下卦之下武人之貞勉之之辭也履之三以陰居下卦之上武人為于大君危之之辭也故小象於此曰志治於彼曰志剛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傳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臨川呉氏曰進退者志之疑能如武人之剛強則志治矣○建安丘氏曰初六不武甚矣能以其剛烈不屈之氣而矯其巽懦不立之志然後得其正而向之志疑者轉而志治也苟過於強悍不得其正則其志亂矣何治之有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傳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畀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

為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辱絶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為諂矣本義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為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朱子曰九二得中所以過

於巽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来是個盡誠以祭祀之吉占○建安丘氏曰牀下初也古者尊上坐於牀卑者拜跪於牀下牀下卑者之所處也二以陽居陰失位不安乃欲巽柔而處卑巽在牀下之象也○厚齋馮氏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所以占其吉凶祓禳所以除其烖害○潘氏曰以陽處陰過於巽也故九二上九皆有牀下之象然上九喪其資斧九二可用於史巫二得中而上失中也○雲峯胡氏曰牀所安也剝牀在陰爻言之是以陰剝陽使陽不能安巽在牀下在陽爻言之是以陽處陰陽不能自安巽之過者每失之不誠史職卜筮巫職禱祠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於鬼神雖巽之過而誠者也如是則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傳二以居柔在下爲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爲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

一則守
无咎中溪張氏曰他事過巽非所宜唯用史巫紛然其多則可以導達其誠意於神明人能以事神之禮而事上則吉而无咎葢以九二得乎中道故也

九三頻巽吝

傳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爲之故屢失也居

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巽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別无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又巽自是可吝○童溪王氏曰九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既盡一巽復來故曰頻巽夫謂之頻巽則頻失可知蓋九三以剛處剛卑巽之志不出於自然而勉為之是可吝也○雲峯胡氏曰復六三頻復厲巽九三頻巽吝聖人不重无過重改過屢失屢復復在失後故无咎三之剛非能巽者屢巽屢失失在巽後故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傳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 董溪王氏曰前倨後恭動而易窮豈其志歟故曰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傳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

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為功也本義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以充庖朱子曰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說得較牽強

○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三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可强穿鑿也○雙湖胡氏曰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穀梁傳註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廬陵李氏曰詩車攻註自左膘達右髃為上殺達右耳本為中殺左髀達右腨為下殺此又三品也面傷翦毛不成禽皆不獻一舉而獲三品此又田狩最吉之占○雲峯胡氏曰三得陽之正而吝四得陰之正而悔亡何也三剛而不中非能巽以入者四得陰柔之正且以巽而入於二陽之中故非特悔亡且用有獲焉田武事也初利武人之貞四之田獲田武而有功者也下三爻有貴賤之等故曰三品或曰三陽剛在下體之上乾豆象初與巳配賓客象二應五充君庖之象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傳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中溪張氏曰蒐田而獲其三品獲禽之多故曰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先西薦反後胡豆反

傳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爲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

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一作故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已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本義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

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

朱子曰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爲卜日之占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㨿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個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個意思○先庚後庚是說那後更變了底一截○建安丘氏曰九五以剛健居中正之位出令之主也夫命出於上則下无不從能貞而吉則其悔可亡且无所往而不利矣中命以後巽爲用故曰无初有終○中溪張氏曰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

巽言先後庚而曰无初有終何耶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況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推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雲峯胡氏曰文王發先天於彖故取先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為甲周公發後天於爻故取後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為庚巽體本无艮九五變則為巽下艮上之蠱故特於此爻發之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也與先甲後甲又自相貫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傳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

亡也正中謂不過无不及一作无過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

巽與出命令唯得中為善失中則悔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傳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

過於巽者一无者字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

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

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本義巽在牀下過於巽

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

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徳故其象占如此誠齋楊氏曰上九位極人臣身極崇髙愛其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身愈危小則喪貲用大則喪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白雲郭氏曰九二有爲之臣也以巽用剛者也上者巽之極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則其過也甚矣○雲峯胡氏曰牀下亦以陽居隂不安之象旅九四以剛居柔曰得其資斧巽上九以剛居柔而反喪其資斧何也旅貴於用柔故以剛居柔者得之巽戒乎過柔故巽極以剛居柔者失之或曰離爲戈兵旅九四本離故得資斧巽上九在互離之外故喪資斧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傳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

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為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為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本義正乎凶言必凶

雲峯胡氏曰程傳謂正乎疑辭凶也必辭本義以為必凶蓋大壯之初曰其孚窮言必窮此曰正乎凶言必凶○黃氏曰巽以初與四為主初進退四有獲何也初在下卦伏亦甚焉四在上卦巽其揚揚矣凡巽不欲過二中吉五中正吉三過中故吝上窮巽故凶也○建安丘氏曰巽順也以一陰而順乎上之二陽也在卦以二柔為巽主初柔居剛未安於巽故有進退之疑四柔居柔巽其安矣故有功三與五皆以剛居剛而五得中故五吉而三吝二與上皆以剛居柔而二得中故二吉而上凶大抵巽之為卦以居中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

道也惟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鐖

䷹ 兌下兌上

傳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兌徒外反

傳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 一作吝 故戒利貞也本義兌說也一陰

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朱子曰川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為澤之象○隆山李氏曰以陽下陰陰陽相說故曰兌亨亦猶咸之所以為亨也○淡上朱氏曰二五剛中而五又正乃戒以利貞在二三四不正則陷於邪諂悔吝將生○建安丘氏曰當攷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之離曰利貞亨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皆以正言也三男之卦則不言貞震

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背而已蓋陰柔之質多病於不正而陽剛之體為能有立也○雲峯胡氏曰卦辭與咸同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於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於不正利貞者戒辭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无心之感兌取不言之說

彖曰兌說也說音悅下同

本義釋卦名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先西薦反又如字難乃旦反

傳兑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一作貞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

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一无心字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一作君人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本義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朱子曰兑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個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兑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又曰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隆山李氏曰柔外故能說剛中故能利貞內剛而利貞者說之以道也若柔見乎外而內不剛是乃從以為佞說之說非和說之說也要必剛實在中外雖和而中有守是以和而不流此說之出于貞

而與天人合也○建安丘氏曰兑之義說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外雖柔說中實剛介故兑亨利在貞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革兑二彖皆有順天應人之說革之順應以湯武革命而言也兑之順應以剛中柔外說以利貞而言也兑上為君兑下為民夫逸與生人之所好勞與死人之所惡此常情也今乃忘勞忘死豈人之情也哉殊不知說以先民則勞之者正所以逸之也說以犯難則生之所以為仁殺之亦所以為仁也○誠齋楊氏曰天人俱說是惟无事无難也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而忘勞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忘死忘勞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中溪張氏曰禹之隨山濬川非說而忘勞者乎湯之東征西怨非說而忘死者乎○雲峯胡氏曰

說易於不正必剛中而後說也正說之正則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犯難則民忘其死皆所以為說之大也然不正則不大矣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傳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　程子曰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无害兌澤有相滋益處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本義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節齋蔡氏曰講兌象習重兌象○進齋徐氏曰天下之至可説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紬繹无得雖曰為學亦將枯燥生澀而无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无可即之安矣豈能終悅懌於心乎故必從容論説以講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資之實而真説在我矣

初九和兌吉

傳初雖陽爻居説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説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説而无所偏

一无偏字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本義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節齋蔡氏曰爻位皆剛不比於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於邪者也故吉○雙湖胡氏曰兌自有和義和獨於初言者以其得陽剛之正具和說之體故首言之且為吉占也○縉雲馮氏曰初以陽德處下无欲於三无嫌於二是樂易君子謙退溫恭以待物之象也○雲峯胡氏曰君子和而不同同與和異處說體之下得陽剛之正是說而不流於邪故其象為和其占為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傳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初隨時順處一作處順心无所係无所為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為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本義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雲峯胡氏曰四比三之隂有商兌之疑初剛正去三遠故未有疑○進齋徐氏曰疑謂疑於隂也卦四陽惟初與隂无係故未疑若二則疑於三五則疑於上矣

九二孚兌吉悔亡

傳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内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本義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張氏曰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自悔亡○融堂錢氏曰中實為孚二五剛中故皆曰孚○西溪李氏曰二應五君臣同德而相說孚兌之吉也○雲峯胡氏曰二孚孚五也以陽居陰本有悔孚五則吉而悔亡然以九二則悔亡以九九五則有厲何也六三為兌主說猶未極上六成兌之主而居兌之極二比三能不孚乎三而孚五故吉五兌之君也而比上不孚乎

二而孚上有厲矣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傳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中溪張氏曰二處大臣之位當兑說之世而天下視其所說以爲趨向者也苟非孚信出於剛中之志鮮不爲六三説媚之所惑矣

六三來兑凶

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来兑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

凶也之内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内者以同體而陰性一作性陰下也失道下行也本義陰柔不中正為兑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其說凶之道也雲峯胡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來求說於剛初剛而正二剛而中必不從也凶可知矣

象曰來兑之凶位不當也

傳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建安丘氏曰六三柔而不中故來就在下之陽而有妄說之凶无他以柔居剛位不當故也來者反而之内也

九四商兑未寧介疾有喜

傳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

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戒深矣朱子曰兌巽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類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如和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進齋徐氏曰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自非介然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為邪柔之所移奪一牽於柔則將淪胥而為小人之歸矣豈不可畏哉況夫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詔王以八柄馭臣者也所以奔走服役於其下而求說於我者无所不至況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開示正道隄防邪心其意切矣○雲峯胡氏曰九四介乎三五之間商

兌而未寧必舍三從五截然有限介然有守疾邪如此有喜矣蓋位柔有商兌之象質剛又有介疾之象或能如此則三雖欲為之疾可有喜矣疾與喜相反无妄之疾損其疾皆以有喜言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　中溪張氏曰九四之質本剛苟能介然自守而釋其疑疾使說媚之小人不能為我之病則上承九五之中正而得君臣相說之道豈不有喜而有慶乎○誠齋楊氏曰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鍼艾也故九四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傳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葢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强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

者偹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朱子曰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進齋徐氏曰上柔處說之極无他係

應惟附五以悦柔說也五位雖當上柔親附說而信之必至剝剛故曰孚于剝○建安丘氏曰九五剛中當位說將極而密與上比陽方有說隂之意而上復引之以為說五若不虞其害已而安信之則將見剝於隂矣故曰孚于剝柔剝剛則剛危故有厲五位雖正而所說不正故也○雲峯胡氏曰說之感人最為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也況為君者易狃於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而況凡為君子者乎兑秋之終九月為剝他爻皆稱兑五不稱兑而稱剝深為君子戒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傳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隂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本義與履九五同程沙隨氏

曰二五同為陰所乘而所孚不同者二陰位不過剛故孚于五五以剛居陽故孚于剝孔子謂位正當者如此○雲峯胡氏曰履否兌中孚九五皆曰位正當而此獨與履同何也否中孚九五位正當而能稱其居履兌不能稱其位者也蓋履兌皆有厲之辭履五當君位而凡事決之以已見雖正且危兌五當君位而密比於小人不正之危又何如也

上六引兌

傳他卦至極則變兌為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

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臨川吳氏曰說生於上可以已矣樂不可極也陰柔但知以說為事於說之終又引而長之豈君子之說哉

本義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雲峯胡氏曰凡陰爻稱引萃六二引吉引下而升也故吉兌上六引二陽而說引之者將以剝之也五言有厲上不言凶可知矣或曰兌為口舌六爻之辭簡抑以滕口說為戒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傳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强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

臨川吳氏曰引長已終之說於說之道為未光○中溪張氏曰柔道以牽為引上六柔居五上能牽誘五而為說媚者也然九五乃陽明之主以剝為懼不信上六之牽引故小人說媚之跡隱晦而未至於光顯也○誠齋楊氏曰驩兜薦共工而堯吁僉言薦鯀而堯咈皆引兑而未光者歟○建安丘氏曰兑說也以一陰而說乎下之二陽也在卦以二陰為說主四陽則皆為所說者三以柔居剛為下兑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兑上以柔居柔為上兑之主靜而誘陽

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比爻當戒是以四陽爻在下兌者多吉在上兌者多凶初剛在下與陰无係故和兌吉二已近三入說猶淺故孚兌吉悔亡四入上兌處二五之間莫知所決故有商兌未寧之象五與上比處說將極故孚于剝則有厲矣

☵☴ 坎下巽上

傳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為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渙呼亂反）

傳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一作必由）中能（一有利貞字）收合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本義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

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或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為聚祖考之精神而為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立廟之義恐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邪為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邪朱子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為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這處都見不得○縉雲馮氏曰渙所以為散者繼兌之後人情說豫則開舒放肆而亂所由生○漢上朱氏曰天下離散不安其居聖人將以聚之故以宗廟為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人孰不有父母知報本則知祭祀出於人心復其本心則離散者可合而天下無事矣治渙之道也○隆山李氏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拾其蕩析之

心所以爲掐撝之術皆所以統攝民心而堅凝之也○廬齋趙氏曰天下之難非陽剛得位莫能濟故難之散也則爲渙及其下之聚也則爲萃二卦之辭略同然渙言亨者一萃則兩言之渙言利者二萃則三言之渙言王假有廟萃則加以用大牲之辭以是知渙而後萃誠有其序也○雙湖胡氏曰渙有二義卦有因民渙散而萃之意假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涉川是也爻則全以渙爲美事各有不同不可以一例觀之也○雲峯胡氏曰萃與渙皆互艮艮爲門闕一陽在上爲屋二陰在下爲闕廟之象故曰有廟萃言假廟是言聚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於廟所以聚之象言假廟夫子於大象曰立廟彖言涉川夫子於十三卦舟楫之象取此蓋以本卦自有廟與涉川之象也故其占宜祭祀宜涉險必曰利貞者祭祀而非正是媚神以徼福涉川而非正是行險以徼幸故深戒之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如字又時掌反

傳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

厚齋馮氏曰以二四往來明卦義不窮上同明亨剛來不窮即需剛健不陷義不用窮之

彖又曰觀孔子之彖全在二四兩爻九六往來成夬輔九五之功所以亨渙而王者以之假廟以之涉川

以之貞固皆
兩文之力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或問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朱子曰是居二爲中若在下則是窮矣○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爻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爲是六三不換做得位然而此這個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无那隔蓦兩爻底○九二渙奔其机是以變卦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爲安如机之安也六四是自二往居四未爲得位以其上同於五所以爲得位象辭如此說未安若云六四上應上九爲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四來居二之爲安二之於四爲得位是如何○雲峯胡氏曰彖本義曰卦變本自漸來三之九來居二故曰剛來而不窮蓋如訟自遯來三之九來居二訟曰剛來而得中也或謂訟與渙皆下卦三

與二之變渙之六二往居三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訟六二往而為三亦可以言也而不言者渙之柔得位者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乎外所謂上同者上同於五也訟以六居三則不得位矣要之本義以二爻相比者為變故朱子雖有是疑而不及改正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傳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者拯渙之道在得

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于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

朱子曰此卦只是卜祭吉又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他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說過○南軒張氏曰夫收天下之心莫若奠宗廟而正王位王乃在中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是也

本義中謂廟中

臨川吳氏曰以卦體言九五互艮上畫為廟九居五是王乃在宗廟之中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傳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

誠齋楊氏曰濟難者才也散難者非才也德也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水之殘則溺萬物然乘一木則悠然而濟水之怒則決九山然遇一風則欣然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渙然而不復聚渙之所以亨也○雲峯胡氏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渙亦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獨取諸渙亦以此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傳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覩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于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程子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本義皆所以合其散平庵項氏曰享帝于郊象巽之高立廟於宮象坎之隱○漢上朱氏曰享于上帝使人知天无二主立廟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所以一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渙○進齋徐氏曰風行水上渙散披離渙之象也先王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也此誠敬仁孝之至幽无不格散无

不聚故於彖象中言之○建安丘氏曰鬼神之道幽深渺邈不可度思惟至誠貫徹潛孚冥感如水之遇風渙然相受則陰陽交通有合无間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鬼神享矣○雲峯胡氏曰享帝而與天神接立廟而與祖禰交皆聚已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傳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為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

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爲力則易時之順也本義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爲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節齋蔡氏曰拯救也馬所用以行者馬壯則行速言用救渙之急也○雲峯胡氏曰馬壯二剛之象五爻皆言渙初獨不言者救之尚早可不至於渙也初六一柔在下未有濟渙之才能拯之於初猶易但能順九二以進則吉矣二有剛中之才坎爲美脊之馬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傳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机音几

傳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

者也故二目初爲机初謂二爲馬二急就於初以爲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爲（一作而）勝先儒皆以五爲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一有吉字）豈止悔亡而已机謂俯就也

東谷鄭氏曰渙之時必剛柔上下相合則不散初柔也在二之下二剛也在初之上柔而在下者必有所賴以爲援剛而在上者必有所託以爲安故初之得二爲壯馬馬壯則可賴以爲援二之就初爲奔机得机則可藉以爲安此初之從二爲順於理而二之就初爲得所願也

本義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朱子曰九二渙奔其机以人事言之足來就安處○中溪張氏曰奔者來之速也二剛自外來有奔之象○雲峯胡氏曰奔九象互震為足為動机二象互震為木位偶為足本義曰九奔二机蓋以卦變言也九剛故象奔二中故象机以九來居二得中而安矣本有悔得中而安故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傳渙散之時以合為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中溪張氏曰當渙散之時陰陽相比

則有相倚之勢今二來就初憑以為安則剛得柔助而濟渙之功成矣豈不遂其欲安之願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

傳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隂柔之質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

隆山李氏曰坎二隂本為險陷三居坎上近接乎巽坎水得風而散巽木得水而通故能渙散其身出險自无悔吝也○中溪張氏曰六三雖未能散乎天下之難亦可以自散其一已之難而无坎陷之悔也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已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隆山李氏曰已私散則為善三之躬四之羣上之血是也夫人之所以膠執敝固終不能自脫於險者有我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髙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无悔矣○雲峯胡氏曰本義曰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盖承九二言也二不過就一身之安三則能散一身之私三渙其躬與艮四同取反身之義蹇有坎有艮故象曰反身修德艮上體為艮而四在互坎之上渙下體為坎三在互艮之下蓋凡遇坎險者惟有反身而已特艮六四柔正所謂艮其身者反身而止其所當止渙六三柔不中正有私於已渙其躬者反身而散

其所當散艮曰无咎此
但曰无悔亦有間矣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傳志應於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而
无悔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朱子曰渙
其躬志在外也是合己從人意思○瓜山潘氏曰居下之
上有應於外其志將以身濟渙也何悔之有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傳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象故曰上同也四
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

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懐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賛美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本義居隂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為

一无能字

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朱子曰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但六四一爻未見有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中溪張氏曰六四出坎體之上能輔佐九五之君渙散小人之羣類所以元吉然於羣小渙散之後而衆正聚之若丘此又豈平常之思慮所能及哉○建安丘氏曰四處渙離之時能不溺於在下之私羣

而上附乎陽剛之主所散者小而所聚者大濟渙之功莫盛於此故爻誦其元吉而象贊其光大也○雲峯胡氏曰四下无應散其羣之象丘互艮象夷等也指下二陰而言渙惟此爻大善而吉蓋初二三上皆不正六四得陰柔之正九五得陽剛之正而四則近五能輔君以濟渙者也四五下无應皆有散其朋黨之象獨於四言之者四能散其朋而聚歸於五也丘聚之高也高則為丘指五而言平則為夷指下二陰而言三陰中六四一陰獨如此非二陰等夷所能及也豐四曰夷主陽與陽等此以匪夷陰不與陽等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傳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

成功君臣之分也臨川吳氏曰去柔牽而承剛君是其光輝之盛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傳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一作浹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為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唯

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為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文義相須時之宜也一作而已○沙隨程氏曰汗由中出浹於四體亦猶大號由君出浹於四方○中溪張氏曰九五以巽順之大君而發渙汗之大號此令出惟行非惟反猶膚之有汗出而不可反也然當天下渙散之時民思其主必有王者出而居中正之位乃可成濟渙之功而无反汗之咎也○白雲郭氏曰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故无咎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

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朱子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個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又曰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无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于四體也○雲峯胡氏曰汗坎象號巽命象居陽實象九五君位當渙之時非散其號令與其居積无以收天下之心必如是僅可以免咎耳汗由中出浹於四體猶大號出於君之中心而浹於四方也本義謂如汗之出不反非謂不可反也若謂不可反渙渙涣涣皆然豈獨汗哉六四渙小羣而成大羣九五渙王居渙小

儲而成大儲猶武王之散財發衆也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傳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為則居尊位為稱而无咎也朱子曰散居積須是在他正位方可渙王居无咎象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説得王居无咎差了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則此何疑○王氏曰為渙之主惟王居之乃得无咎正位不可以假人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去起呂反

傳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唯上應於三三

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本義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雲峯胡氏曰血下坎象惕亦坎象上卦已出坎險之

外上九居渙之極去險愈遠故有血去惕出之象小畜六四以陰居巽體之初必順乎二陽然後血去惕出此以陽居巽體之極故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建安丘氏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蓋相援者也然三渙躬而曰志在外上渙血而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欲其應三何也蓋三處險內而應在外應外則爲有所攀援而出險故三以有應於上爲美上處險外而應在內應內則爲有所係累而不能去故上以不應於三爲善又易中以陰應陽則爲亦得剛援以陽應陰則爲剛以柔累是以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遠袁萬反

傳若如象文爲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

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隆山

陳氏曰上雖與三應超處渙上不為所染故渙散其血捨之遠去去坎險之害而得无咎也○朱子曰渙卦亦不可曉只以人意看則人之所當渙者莫甚於己私其次須使渙散其小小羣隊合成其大其次使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周於人其次使渙去患害

渙是渙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隊當散○厚齋馮氏曰渙六爻皆以兩兩相比為象初拯馬而二奔机三渙其躬而四渙其羣五渙其汗而上渙其血蓋當物情渙散之時皆相比以相依也○節齋蔡氏曰渙散也以成卦言之則在二與四以治渙言之則惟五與四當位故於五曰正位於四曰得位四能渙其羣而上同五能正王位而出令所以濟渙也其初與二救渙者也三則自治其渙上則避渙而已○建安丘氏曰當渙之時惟剛柔上

剛也二附就初在下相合以任拯渙之責故初拯馬壯吉而二奔机得願也五剛也四柔也四上同五任上相合以成濟渙之功故四渙羣无吉而五渙汗无咎也此四爻皆協力以拯渙者至三上居相應之位以遠而不能相及故三則但能渙其躬之難而无悔上則不過渙血以遠害而已

䷻ 兌下坎上

傳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為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為有節之象故為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

傳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為常不可貞也本義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兑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貞也 中溪張氏曰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可以通行而无

弊故亨苦節不可貞謂上六夫節中道也過而不節

非中也節而至於苦者亦非中也苦則人病其難行不可固守以為貞也○漢上朱氏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非不正立節太苦不可貞也○雲峯胡氏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為節月有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故可通行於天下苦節則不中故不可貞何也損與節皆自泰來損而孚則可貞節而苦則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傳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也本

義以卦體釋卦辭厚齋馮氏曰剛柔分謂乾本純剛坤本純柔則剛柔无節剛不得中則節苦而不亨今坤分五之六以來三節乾之剛乾亦分三之剛以往五節坤之柔是之謂節也向也坤以柔居中則不能節節使以止其過非剛不可剛常急於太過今剛當大君之位而得中則无過節之苦斯可通行於天下矣○白雲郭氏曰賁與節皆自泰來賁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節則柔來節剛剛上節柔夫泰為天地純剛柔之卦賁以剛柔純質而无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无節故節之彖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則知節之名卦以剛柔過盛為義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傳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其道已窮極也

本義又以理言李氏曰節以甘為吉苦為窮所謂甘節制之有道使人說而不厭故吉所謂苦節損抑過常使人惡而不擇故窮○胡氏應回曰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節之見於用得宜而和者也中節則和否則不和稼穡作甘以得中央之土也火炎上則苦亦以焦枯之極也剛得中而能節乃為九五之甘柔失中而過節則為上六之苦故物得中則甘失中則苦此節則亨而苦不可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傳以卦才言也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節便是阻節之義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為通或問節卦大抵以當而處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耶朱子曰然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傳推言節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

也聖人立制度以為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本義極言節道朱子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没去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厮匝了更去不得這個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无人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個都无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建安丘氏曰天地之氣運有節則分至啟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差而歲功以成聖人體節之義則立為制度量入為出无過取无泛用有損己益人之實而无剝下奉上之事故不傷財則不害民矣語曰節用而愛人正此意也○中溪張氏曰天地節者剛節柔柔節剛

也剛節柔猶冬之有春柔節剛猶夏之有秋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雲峯胡氏曰凡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而不傷財不害民皆節之通者也卦辭曰節亨通即亨之義窮乃通之反苦節則窮必如五之甘節則通故无位者不能制節節而不以中正者不能通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行下孟反

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為節也數多寡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當義則中節議謂

商度求中節也童溪王氏曰數度所以為節也德行欲其中節也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也莫不有多寡之數隆殺之度存乎其間使賤不踰貴上不侵下以是為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於中為德發於外為行隨時合宜无過不及則為中節如禹稷之於平世顏子之於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以同道與之其善議德行也歟○雲峯胡氏曰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也制數度所以定萬用之限議德行所以嚴一身之限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傳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一作外之庭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一无故字戒之謹

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為戒甚嚴也本義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李氏曰以陽剛之才上有其應而險難在前不可往也自守以正慎密而不出此盡節之道也故可无咎○雲峯胡氏曰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耦有門象初九以陽居陽得正而時當節之初九二近不相得陽塞在前未可以行故其象為不出戶庭其占為无咎○厚齋馮氏曰初四有應宜出者也然前有陽爻蔽塞一不可出也四為坎體應則入于坎窞二不可出也剛在下而无位三不可出也不出則免咎无陽爻之塞坎窞之險陵節之階矣

此知節者也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塞悉則反

傳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出户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云雖當謹守不出户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一无信字水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唯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中溪張氏曰節之道貴知時通塞塞則行

之戶庭而準通則放之四海而準此其出處所以能中節也或謂塞者乃九二以剛塞乎初之前也初唯知其塞故不出然通則出矣不出戶庭陋巷之顏子以之

九二不出門庭凶

傳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唯其失德失時

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慾損過抑有餘一作益不及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本義門庭門内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亦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為恬退守節者乃以為凶何也曰這處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窮下少間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

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南軒張氏曰處節之道要知時識變故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初九无位之人雖慎密不出戶庭而亦无咎九二有位大臣則不出門庭為凶蓋處顏子之世不可為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節反是失節矣○建安丘氏曰通塞在時出處在己時之通則出為是其不出者非也時之塞則不出為是而出者非也若初之不出戶庭則以其猶未得位前遇剛塞可以不出也故不出則无咎二之不出門庭則以其既得中位止无窒塞不可以不出也而亦不知出為此其所以凶爾○雲峯胡氏曰初九為兌始兌於時為酉闔戶之象九二互體震震於時為卯闢戶之象九二以剛居柔不正且上无應與然六三非敵之者故猶為可行之時二可行而不行是知節而不知通也故凶或曰既无應與如之何可行曰初九於時當止位雖有應其止非失時九二於時當行位雖无應其行非干時

是故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傳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中溪張氏曰九二居大臣之位上逢九五剛中同德之君謂宜佐其制數度議德行出坎險之中以成節亨之功可也而乃不出門庭其所節者亦狹矣所以凶者蓋以其失時之極也○臨川吳氏曰當其可之謂時中九二不出以合於九五不得時宜甚矣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不知節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傳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已所自致无所歸咎也本義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此進齋徐氏曰三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曰不節若則嗟若不節之嗟已所自致无所歸咎故曰无咎○雙湖胡氏曰以澤節水故名節其成卦正在六三一爻今自三爻觀之坎水自溢出於兌澤之上初非三之所能節者故有不節之象但從見其兌口之開故又有嗟若之象○雲峯胡氏曰以成卦言則六自五来居三本能節者也獨以此爻言則陰柔不中正不能節者兌說之極說極則

悲故其象為嗟而其占為无所歸咎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傳節則可以免一作无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本義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建安丘氏曰六三居下體兑說之上過於奢而不知節者也不節之嗟咎將誰執○雲峯胡氏曰又誰咎也凡三見而其義有二同人初九又誰咎誰得而咎之也解與節六三又誰咎也咎自己致无所歸咎於人也但解三爻辭未嘗有无咎字故本義曰此无咎與諸爻異蓋因文辭言之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補過之辭此非可以例論也

六四安節亨

傳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為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為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節齋蔡氏曰安者順而无所勉強之謂當位故安得五故亨○縉雲馮氏曰節中具節之義在學為不陵節在禮為節文在財為撙節在物為符節在臣為名

節在君師為節制惟其時物耳○雙湖胡氏曰四最先受節者順正故安○雲峯胡氏曰下兌澤上坎水六四水澤之交水於此自然受節又上卦本坤坤有安象節本人情所難此則安於節而自然无勉強者也故其象為安其占為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傳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為節足以亨矣一作是以亨也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李氏光曰居近君之位能以畢遜承上安於臣節者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本義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人一身上各自有個當節底○臨川吴氏曰甘者樂易而无艱苦之謂○建安丘氏曰五得中故甘上過中故苦○中溪張氏曰味之甘人所嗜也味之苦人所不嗜也今九五爲節之主甘於節而不苦於節持此以往有可嘉尚故人皆說從如嗜甘味而无艱苦之態也○雲

峯胡氏曰他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者也五本坤體又居中故有甘之象甘在臨之三則我求說於人故无攸利在節之五則人自說於我故行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傳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為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中溪張氏曰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所以吉者以其位之居中也○臨川吳氏曰中則不過而至於苦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傳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為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沙隨程氏曰苦節而貞固故凶悔則不為貞固之行而亡是凶矣○趙氏曰三戒不節上戒苦節過猶不及失均也

本義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中溪張氏曰上六居節之終過於節則苦而難行雖貞亦凶也然用過乎儉悔猶可亡所謂伯夷之隘是也卦言苦節不可貞指此爻也○雲峯胡氏曰五位中故為甘上位極故為苦彖曰節亨五以之曰苦節不可貞上

以之悔亡諸家以為必悔之而後凶可亡悔其苦而之甘可也悔其節而不節弊將若何本義謂禮奢寧儉若節雖有悔而終得亡之與賁束帛戔戔終吉意同蓋若節之悔猶勝不節之嗟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傳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於窮極矣

涑水司馬氏曰節之苦也故於貞為凶其道窮者謂其道不可通行於世也○或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无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預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三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朱子曰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三一爻看

来甚好而反云凶終是觧不穩○建安丘氏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爲善不當位爲不善初九六四九五當位者也故五吉四亨初无咎九二六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而三嗟上雖當位而亦凶者則以其當節之極居上之窮故其取義又不同也若以兩爻相比者觀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爲安節三柔不正則爲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五與上比五得中則爲節之甘上過中則爲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聖人於爻義用意之精如此

周易傳義大全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傳義大全卷二十一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舉人臣彭布韓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傳義大全卷二十一

明 胡廣等 撰

兌下巽上

傳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為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為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為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中（一有而字）

實亦為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或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朱子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无事時虛而无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内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内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潛室陳氏曰中實為孚謂實理充乎其内而外邪不得入之此中孚之體中虛為孚謂外邪既不得入故中唯有虛明道理此中孚之用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本義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内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虚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為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内虚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占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

利涉大川又必利於貞也或問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朱子曰伊川云存於中為孚見於事為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蓋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鄭東卿說易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蓋中孚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鼎象鼎形革象風爐亦是此義此等處說得有些意思但易一書盡欲如此牽合附會少間便疏脫學者須是先理會得正當道理了然後於此等些小零碎處收拾以相資益不為无補若未得正路脈先去理會這樣處便疏略○豚魚吉這卦中也須見得有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著便須穿鑿○雲峯胡氏曰程子云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實所以為信虛

所以受信也心者神明之舍舍不虚神明何所居譬之羽蟲之孚剛㲉於外其質雖實温柔於內其氣則虚雖伏呼吸不違其自然之期信之前可必者也或以豚魚為江豚生大澤中每作知風之至是物之有自然之信本義不取蓋以為江豚則信在豚魚不在我以豚魚為无知之物而信足以及之則信在我而自能及物於義為長下説以應上下信上也上巽以順下上信下也豚魚至愚无知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不測惟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孚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而遂背之其為孚也人為之偽非天理之正也故又戒之以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

傳二柔在内中虚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

實為孚之象卦所以為中孚也朱子曰柔在内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也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說得好○中溪張氏曰六三六四以柔而在中孚全體之中是中虛也九二九五以剛而得中孚二體之中是中實也虛者所以受信實者所以為信皆中孚之義也

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說音悅

傳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為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本義以

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厚齋馮氏曰柔在内六三六四也剛得中九二九五也柔在内中虛之象中虛則生信信者孚之德剛得中則中實實者孚之本上以巽行之下以說從之所以孚也

中溪張氏曰下說以孚乎上上巽以孚乎下則何往而不孚可以感化乎萬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傳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 中溪張氏曰豚魚冥昧无知之物飼之以信則應期而集孚誠之道尚及於豚魚則天下无難感之物矣○鄭氏湘鄉曰仁及草木言草木難仁也誠動金石言金石難誠也信及豚魚言豚魚難信也天則眞人則情聖人與天地同德任眞不任情故信及豚魚然後爲吉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傳以中孚（一作虛）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一有中字）則无沈覆之患（一无之患二字）卦虛中為虛舟之象

涑水司馬氏曰中孚者發於中而孚於人也豚魚幽賤无知之物苟飼以時則應聲而集而況於人乎至誠以涉險如乘虛舟物莫之害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本義以卦象言

中溪張氏曰卦之全體外實中虛有舟虛之象乘巽之木而其中枵然以此而行乎兌澤之上則利涉大川又豈復有風濤之患哉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傳中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本義信而正則應乎天矣厚齋馮氏曰又以六四九五明卦占中孚六四也貞九五也五天位四應之應乎天也誠者天之道孚之正則應乎天不正則徇乎人而孚不足言矣○中溪張氏曰中孚而以貞正則利此天有所孚感則可以上應乎彼天矣○雲峯胡氏曰合上下卦則柔在內為中虛所以受信分上下體則剛得中為中實所以為信上巽則君以信入於民下說則民以信通於君所以為化信及豚魚其化深矣然信必合乎正乃天理也惟天有自然之化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傳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

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為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本義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

或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虚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朱子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使相順有相孚之象○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相從乎風若溪澗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

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是誠信之事故君子盡心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也只恁地解但是不甚親切○誠齋楊氏曰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无象而能動天地感人物此澤上有風所以為中孚故君子以之議獄緩死蓋好生洽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烏巢可窺况豚魚乎无他不殺之心孚于烏爾使无誠慈好生之心巢中之烏不為海上之鷗乎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若元惡大姦不在是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平菴項氏曰獄之將决則議之其既决則又緩之然後盡於人心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故獄成而孚輸而孚在我者盡故在人者无憾也○雲峯胡氏曰水不定不可受風必澤上有風然後成其風之孚見不定不

可以折獄必議獄緩死然後可成其獄之孚或曰議獄兑象緩死巽象○進齋徐氏曰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離為戈兵有刑獄象又取離明照知情實則刑不濫也中孚後盡底離噬嗑豐兼取震賁旅兼取艮者明以察其情動以致其決噬嗑去間豐則多故非震以動之无以威衆也賁過於文旅不留獄非艮以止之或輕於用刑也蓋獄乃人命所繫一成不可變聖人立象盡意而致其謹審如此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為艮矣蓋明貴無時不然威則有時當止至於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兑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於謹刑如此何其仁哉五卦中文王惟於噬嗑取象夫子即噬嗑賁豐旅中孚以盡其義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傳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它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為正應四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本義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它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

安矣戒占者之辭也中溪張氏曰初九居中孚之始與四為正應初度其可以孚感者无如六四故有相應相孚之吉苟舍六四之正應而有它志則不得享其燕安矣故誡者必於初志未變動之際而度其可孚者孚之一貞不偽一誠无妄庶幾靡有它向而孚感得其正矣○雲峯胡氏曰信凡失於後者由不能度於初四陰柔得正初與四正應當孚之初度其可信而信之吉之道也若復舍四之正應而有他焉心之不一而信不專必不得其所安矣凡言有他指非應而言比之初有孚自有非正應而來應者有他許之之辭也中孚之初若舍正應而他求所謂應焉非吉之道有他戒之之辭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傳當信之始志一无志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

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誠齋楊氏曰虞雖訓度亦防也書儆戒无虞萃戒不虞是也邪不閑則誠不存家人之閑有家中孚之虞皆見於初九防家防心皆在初也故孔子皆以志未變賛之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和胡臥反靡亡池反

傳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通也

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説好爵之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也朱子曰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個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

和是兩個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中溪張氏曰二與五同德而居相應之位分則君臣也情則父子也故以類相孚鶴陽鳥謂九也在陰謂二也鶴鳴於幽隱之地而其子和之鶴鳴而感指二而言子和而應指五而言蓋出於中心所願也我爵指五五為君位故以爵言吾亦五也爾指二靡二係於五也二五以誠實相孚故其象如此○厚齋馮氏曰諸爻有應皆有閡隔反无應義惟二五无間隔乃以同德相孚中虛相感○雲峯胡氏曰兌為正秋為口古感於秋而鳴鶴之象也卵生為孚故又取鶴母子之象好爵諸家多以為爵祿之爵本義謂之懿德蓋謂二五剛而得中皆能修其天爵者也天爵我之所固有吾與爾靡之二與五皆得中是吾之心與爾皆靡繫也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偽鶴鳴子和天機之自動好爵爾靡天理之自孚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傳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應進齋徐氏曰九二以實感九五以實應卦體中虛自然相應无所隔塞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傳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為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一作心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唯所信是從或鼓或罷廢或悲泣或

歌樂動息憂樂皆係乎所信也唯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為也本義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或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朱子曰某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无常也○中溪張氏曰六三雖得上九之應為匹敵然三居兌說之極中心莫知所主故或鼓而前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樂或之者疑之也○劉氏曰人唯信不足故言行之間變動不常如此○雲峯胡氏曰三與上居上下卦之極體均力敵者也中孚六爻唯取柔而正剛而中者九二九五剛而中者也上九不中矣六四柔而正者也六三不正矣以

柔而不正者應剛而不中者此為說之極彼當信之窮所以不能自主或鼓或罷作止之无常或泣或歌哀樂之无常凡爻以柔居陽者多以或言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傳居不當位故无所主唯所信是從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　臨川吳氏曰位不當者陽位而柔居之柔則不實豈能得人之孚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幾音機

傳四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　一作位　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

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為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為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係於初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本義六四居隂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

之象馬匹謂初與已為匹四乃絶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蛟峯方氏曰月幾望不處盈也馬匹亡不為黨也四捨初九之黨而上從五此大臣之絶私黨而一心於君者故有馬匹亡之象以陰居陰履柔處正不敢敵陽此人臣功業已盛而不敢居其盛者故有月幾望之象若大臣而處盈植黨則有咎矣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子不入崔陳之黨韓退之不汚牛李之朋馬匹亡也○雲峯胡氏曰月本无光受日之光以為光陰不能以自孚信於陽以為孚六四近九五其象為月幾望而又有馬匹亡之象何也六三與上九為亢故曰敵六四與初九為配故曰匹三陰柔不正故不能舍上九以從剛中之二四陰柔得正故能絶初九以從剛中之五然則三之得敵非所以為得四亡其匹乃所以為

得也坤以喪朋為有慶中孚之中以絕類為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上時掌反

傳絕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一作相應也中溪張氏曰四能下絕初九之匹類而上孚九五是馬匹亡矣尚何咎之有哉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攣力圓反

傳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

進齋徐氏曰攣如固結之義位正而有孚是以誠實固結天下之心若拘攣然○建安丘氏曰居九五之位為中孚之主以至誠而感孚天下之心拳拳然而固結之若拘攣然則无咎也諸爻皆不言孚而九五獨言有孚者蓋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哉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

雲峯胡氏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為攣如占為无咎在九二則曰靡九五則曰攣皆固結不可解之象无應五與二一心故也一則孚孚則化小畜三至五為中孚故於五亦曰有孚攣如月幾望與小畜同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傳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臨川吳氏曰位正而當故能得人之孚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翰胡旦反

傳翰音者音飛而實不從處信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正亦滅矣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上進而不

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敝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進齋徐氏曰翰者羽翰之音也音登于天虚聲遠聞也有信之名无信之實以此為正固守則凶上居終故戒東谷鄭氏曰翰音登天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本義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為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朱子曰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個卵象是鳥之未出殻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

所以卦中都說鳴鶴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恁麼去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只依稀地說○臨川吴氏曰巽為雞雞曰翰音謂其羽有文采而能鳴也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中孚彖爻取三物為象上九天之位也雞飛類之走鳴于地上以孚於人者欲其音登徹于天則非所能矣○平庵項氏曰巽雞之翰音而欲效澤鳥之鳴登聞于天愈久愈凶○雲峯胡氏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翰音而其鳴有信故於中孚言之五上天位九二鶴也而鳴於地之陰上九雞也而鳴於天之高有是理乎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正亦凶況不正乎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傳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一无

而孚不通如是則凶也中溪張氏曰有孚之名无孚之實此特假虛聲而好高者也雖正亦凶何可長也○建安丘氏曰柔在內而剛得中則剛中者成孚之象也在六爻以二五之剛為主故二言鶴鳴子和而五言有孚二言我爵靡而五言攣如其交孚之實可見矣餘四爻初上則以實應虛三四則以虛應實而所居之位又復不中皆未能有孚者也初之應四初實而四虛也故初虞四之有他而四絕初之類而從五也三之應上三虛而上實也故三之應上則鼓罷歌泣之不常而上之應三則如翰音登天之无實也合中孚六爻而詳其虛實之義則剛中為孚之象昭昭矣

䷽

艮下震上

傳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

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爲卦山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爲小者過又爲小事過又爲過之小

小過亨利貞

傳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

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傳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盖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本義小謂隂也為卦四隂在外二陽在内隂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

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或問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朱子曰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是也○鄭氏剛中曰不宜上者上二陰乘陽乘陽而上非陰所宜也宜下者謂下二陰順陽順陽而恊非上逆之比也○中溪張氏曰卦體二剛四柔柔過於剛小過之義過未至於太甚亦有可亨之理然必利於貞正所謂小過者但可施於小事不可施於大事蓋事之大者豈可過也小過中二爻象鳥之身上下四爻象鳥之翼横飛之鳥其勢迅速身已飛過而微有遺音爾不宜上宜下順陰性也故大吉○雲峯胡氏曰易貴陽賤陰故二陽函四陰為頤四陽函二陰為中孚中孚頤皆美名也二陰函四

陽爲大過四陰爲二陽爲小過過非美名也大過陽多於陰小過陰多於陽易於陽之過則猶許其往此則利貞以下无非戒辭蓋曰陽之過利貞而亨陰之過其亨必利貞不貞則不亨也曰陽之過可大事陰之過不可大事而僅可小事何也曰陽之過宜上陰之過宜下而不宜上也所以致戒於陰之過者切矣○臨川吳氏曰大者陽剛君子也小過之時大者非可以吉唯善於自處能辭尊而居卑勇退而不進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大者可吉此君子不得志之時轉凶爲吉之道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傳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爲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

小故爲小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亨也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建安丘氏曰陽大陰小一作求

小此卦陰多陽寡故曰小者過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傳過而利於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建安丘氏曰過而利在貞正乃合時宜而與時偕行也○平庵項氏曰時當小過不稍過則執而不通小過所以亨也然必利於正而後可通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本義以二五言 建安丘氏曰六五六二柔居二體之中是以小事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本義以三四言 建安丘氏曰九三九四剛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大事非陽剛得位之才則不可為也○臨川吳氏曰二五之柔得中陰柔小人得時也然小人可以為小事而已為大事者必陽剛君子而後能三四之剛不中而四又失位則陽剛不得志矣是以不可為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

傳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彖以卦才言吉

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中剛一作實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爲義陸氏希聲曰中孚卦柔在內而剛在外有鳥卵實之象今變爲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建安丘氏曰以全體觀之有飛鳥之象焉

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傳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一作能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鳥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為過也過之

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本義以卦體言建安丘氏曰遺之音者言鳥雖飛而音尚遺過之不遠者也陰以承陽為順乘陽為逆上逆而下順者明不宜上宜下之義○雲峯胡氏曰矯天下之枉者以過為正然剛過而中為大過未得中為小過是剛事有當過者而皆不可外乎中也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大則凶矣如飛鳥宜下不宜上上則逆矣為陰危之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行下孟反

傳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天下之事有時

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為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本義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 朱子曰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下聲來○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小過是小事過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又曰君子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建安丘氏曰雷陽聲也方伏於地中其聲未發於卦為復及出於地上其聲和暢於卦為豫在於天上則震薄宇宙於卦為大壯今在於山上則已離於地未升於天其聲小過而已○平庵項氏曰曰行曰喪曰用皆見於動以象震也曰恭曰哀曰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也○嵩山晁氏曰恭過則偽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之者蓋有為而為之將矯之以為中也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坫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弊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也○徂徠石氏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祭豚肩不揜豆人皆謂之不知禮獨曾子以為國奢則示之以儉蓋齊奢侈之甚晏子能矯時之弊是得小過之義○雲峯胡氏曰本義以為小者之過蓋如不懼无悶是

過於激烈過之大者此則過於收斂過之小者也又以為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傲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也又以為不可甚過蓋恐其恭之甚則為足恭哀之甚則為喪明儉之甚則為豚肩不掩豆也

初六飛鳥以凶

傳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一有則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本義初六陰柔

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

朱子曰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為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進齋徐氏曰初柔本下而上與四應四動體初從四而動如鳥之飛動而不止又小過之義上逆下順初躁動而從上失宜下之義故凶○平庵項氏曰二爻皆當鳥翅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高動而成離則麗於罔罟故曰飛鳥離之凶○雲峯胡氏曰大過有棟橈象棟之用在中故於三四言之小過有飛鳥象鳥之用在翼故於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獨初上言之何也鳥飛不在

巽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於初已凶飛於上可知矣聖人戒辭與坤始同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已有咎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傳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　朱子曰若占得者更无可避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中溪張氏曰不可如何者猶言无可奈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

故為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
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
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它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
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
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
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本義六二柔順
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
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

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三爻四祖五使當妣過祖而過妣是過陽而過陰然而陽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而○雲峯胡氏曰相過謂之過過是有心邂逅謂之遇遇是無心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戒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及是有心遇是无心遇守與及守相反過守與不及相反六二柔順中正設使進而往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是過其祖遇其妣也只如此而不進則不及六五而自遇其臣之分矣而遇守微不同遇其妣邂逅之遇故本義曰反過過其臣適相當之遇故本義曰適遇皆過而不過者二之陰本過於陽今進則過而遇其妣不進則不及而過其臣皆過而不過者也二柔順中正所以如此他爻過者不過遇者不過惟六二過而又過然以不及其君為无咎則過其君可知過其祖則有繼世

之釁過其君則有犯分之嫌○中溪張氏曰過其祖過其妣上逆也不及其君遇其臣下順也順則无咎○臨川吳氏曰二五當陰過之時而无害陽之事得中故也五中而不正二中而正故其爻辭比六五尤善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傳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一作其及君臣不可過臣之分也本義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中溪張氏曰君尊臣卑為臣者不可陵及其君象言臣不可過者亦臣之分也○雲峯胡氏曰小者有時不可過臣之於君不可過也本義發之君臣之大分嚴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戕在良反

傳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為而為陰所忌惡故有所一作所當過者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為下皆如是也本義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

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

朱子曰中孚小過二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弗過過之皆是兩字爲絕句意義更不可曉○瓜山潘氏曰柔過之時九三獨得位不過爲之防則横逆至矣○雙湖胡氏曰朱子謂弗過過之是兩字爲絕句愚謂弗過防之從或戕之亦當兩字爲絕句蓋小過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是言陽弗能過也防之防陰也言弗能過之則當防之若不防而反從之則彼或得以戕我而凶矣二陰在下有上進之勢故當防○雲峯胡氏曰弗過防之作一句讀戒辭也依九四例作兩句讀亦戒辭也謂三恃其剛而不肯過防可也謂三之陽雖弗過而當防陰之過

亦可也陰欲害陽陽當為備若反從之則或被其戕而凶或者未必然之辭聖人以此戒三謂當以陰之過也而防之不當以陰之比也而抑之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傳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為之防防之不至則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中溪張氏曰為九三者若不過防二陰浸長之逃而輕從之或者得以戕君子之陽其凶當如何也凡事不可過唯君子之防小人不可不過為之慮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傳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本義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弗過於剛而適合其宜

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弗過遇之若以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朱子曰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過遇之疑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雙湖胡氏曰九四弗過與九三同義過之前過乎陰也上往則危厲必當致其戒謹然陽性本上故又戒其勿用於貞言不必永久貞固以自守但戒謹則可免厲矣二陰在上有過之之勢故當戒○雲峯胡氏曰二陽皆當陰過之時然三當二陰方來之衝不可不防四當二陰已上之勢可以无咎故九三弗過防之防當用

力九四弗過遇之過非有心然往則有厲而當戒故戒三之從者從在下之陰也戒四之往者往而從上之陰也然往非也固守不能隨時之宜亦非也必知時識變者可悟此矣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傳位不當謂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一无以字）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以夬與剝觀之可見與夬之象

文同而音異也本義文義未明此亦當闕朱子曰此文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守爲上聲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常恁地又曰莫一向要進底意○李氏光曰方羣陰用事之時求動而進則危矣故當戒謹亦勿固守其正而昧於幾也處小人之間求進則爲所擠陷守節則爲所嫉忌蓋處位不當姑靜以俟天時而已○雲峯胡氏曰程傳長作上聲本義以爲文義未明者何可長也凡四皆上文言之終不可長凡三皆言於初其言於上其義甚明此獨言於四故本義闕之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弋餘職反

傳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爲豈能成功如密雲而

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巳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本義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為而弋取六二以為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朱子曰密雲不雨大緊是做不得事底意

思○弋是俊北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雲峯胡氏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為小畜六四言也而周公以言小過之六五蓋皆言小者不能大有為也皆互兌皆有雲雨自西之象坎為弓凡互坎或厚坎皆取弋射象然彼射隼射雉此僅取彼在穴甚言陰小之不足大有為也初上有飛鳥象在穴不飛者也易之取象大者以田為象最大者以狩為象小則以弋為象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傳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本義已上太高也中溪張氏曰小畜小過皆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何也曰陰陽二氣以均調適平而後雨陰多陽少陽多陰少

則皆不雨也小畜以一陰畜五陽陰少於陽則不能以固乎陽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言陽尚往則不與陰和而不能雨矣小過以四陰而包二陽陽少於陰則不能制乎陰故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言陰已上則不與陽和而不能雨矣○雲峯胡氏曰二曰臣不可過五太高則又言君不可過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眚生領反）

傳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為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本

義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

誠齋楊氏曰上六以陰柔之資居震動之體豈惟不與二陽相遇過而已直欲超而過之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焉亢滿如此豈不罹災眚之凶乎〇雙湖胡氏曰此爻與四正相反九四曰弗過遇之上六曰弗遇過之弗過過之者陽微而弗能過乎陰反過乎陰也弗遇過之者陰上而弗能遇陽反過乎陽也小過陰過而陽弗過之時故四言弗過而上言過四前有陰有相遇之理上已過陽无復過之期故四言遇而上言弗遇亦可見也飛鳥離之取遠過之象陰過如此非陰之福也災眚荐至凶孰甚焉此可為小人過盛者之戒〇雲峯胡氏曰六二陰柔中正故曰過曰遇九四陽弗

過而過乎陰上六陰弗能過而過乎陽四无心之過上有心之過也初之飛鳥已凶上飛鳥而離之凶可知矣不特曰凶且天災人眚无不有之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福哉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傳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過已亢極其凶宜也

一作矣○進齋徐氏曰上六弗與陽遇而且過之蹤其上極其亢如鳥之不能戢翼垂翅而超然高飛上而不能下所謂飛鳥離之凶也○建安丘氏曰小過四陰二陽陰過於陽故為小過合六爻而論初上兩爻皆陰不中過者也故初飛鳥以凶上飛鳥離之凶皆戒其過也二五兩爻二比三五比四剛柔相濟位復得中不過者也故二言過其臣五言弋在穴亦无凶咎之戒此上下四陰爻之别也至三四兩陽在三

則曰弗過防之防謂防下二陰也使三在二陰之上而不詭為之防則陰柔必至害己故曰從或戕之凶四曰弗過遇之遇謂遇上二陰也使四在二陰之下一或輕重致五六之遇則危厲之事也故曰往厲必戒然陰在陽上其害猶可追陰在陽下其禍不可測矣是以九三凶而九四无咎此又中兩陽爻之別也觀小過者苟能於爻位陰陽求之則過與不過之義得矣○臨川吳氏曰此卦初六與九四九三與上六兩爻之辭皆相表裏然初六之以凶其辭若急至九四曰无咎曰厲曰勿用則其辭緩何也九三之或戕其辭有疑至上六曰離之曰凶曰災眚則其辭決何也蓋陰柔過盛陽剛但宜下退不宜上進四居柔則能下也三居剛則好上也下則凶或可免上則凶不可免矣此初四之辭所以先急而後緩三上之辭所以始疑而終決與嗚呼陽剛有不幸而際斯時者可不知所以自處之道哉

離下
坎上

傳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為用矣各當其用故為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

雲峯胡氏曰後天以坎離居先天乾坤之位故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亦以坎離之交不交終焉坎陽而離陰坎先而離後上經乾坤之後坎上坎下凡六卦下經亦以坎上坎下終焉卦名既濟未濟亦只取義於坎反行坎中之水最先而天下坎險之時最多也○庸齋趙氏曰坤上乾下為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為既濟以水火之交也以畫觀之則乾居坤中為坎坎者乾

之中也故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在乾中為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既濟六爻不唯皆相應而剛柔无一之不當以是爻居是位其應者皆正也水火相交而剛柔正應其為既濟豈不大哉○中溪張氏曰涉川以濟既未濟皆有坎體坎在外則内无險故為既濟坎在内則内有險故為未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傳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有未字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守在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為亨之小也利貞處既濟之時一无之時字利

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朱子曰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已亨過了只更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謹恐懼得常似今猶自得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了伊川之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

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朱子曰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處又曰若將濟便是好令已濟便只是不好去了○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隆山李氏曰水火相逮兩相交接既

濟之象既濟則爲亨矣其所以致亨者非獨兩兩相應以居位各正故也初三五陽位皆以九居之二四六陰位皆以六居之六十四卦无如既濟最正故曰利貞向使不正安能相濟夫既濟功成物極則反理之必然故曰初吉終亂卦辭亦慮既濟後盈溢太過者耶○潜室陳氏曰既濟之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有儆戒无虞之意故只可言小亨也有初无終而二以柔居中此初吉也既濟終爲未濟故又曰終亂○中溪張氏曰利貞者六位當也初吉者二也終亂者上也離內坎外出離入坎則既濟爲未濟矣○雲峯胡氏曰易之道一陰一陽天下之生一治一亂陽一而陰二故治常少而亂常多創業之主以憂勤而吉守成之君以逸樂而亂初吉不幾時終亂乃迭見聖人所以於既濟之時深戒之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本義濟下疑脫小字 [郭氏京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按亨小下脫小字○萬山孔氏曰孔氏正義亦謂合有兩小字○中溪張氏曰既濟之亨何以謂之小者亨也蓋爻有六位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故曰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傳既濟之時大者固 [一无固字] 已亨矣唯有小者 [一有未字] 亨也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如是之貞 [一有正字] 也

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為既濟也本義以卦體言白雲郭氏曰六爻有應者八卦然應而皆得位者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是知既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中溪張氏曰既濟之道所利者貞謂初九九三九五陽皆居陽六二六四上六陰皆居陰此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

初吉柔得中也

傳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本義指六二中溪張氏曰初吉者以六二之柔而得下體之中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傳天下之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常止也衰亂至矣盖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一无曰字）唯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中溪張氏曰卦以終亂而彖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由生也○建安丘氏曰古今治亂之變何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心有所怠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

心上戒則心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象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矣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之於贊易也其旨深矣○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初吉終亂之云不過如泰極則否之類既濟極則反為未濟耳非有他也夫子釋之則曰終止則亂味止之一字即雜卦所謂既濟定也之義蓋既濟之陰陽各歸其家易於伏而不動能其運者若一切止而不為則亂之所由起矣此又夫子之旨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亦曰剛柔雖正位雖當而氣機之運不可使一息或停譬之人身心火既降腎水既升可謂一身之既濟矣然善於康濟者豈可使升者不降降者不升必如所謂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而循環无端焉而後可耳此夫子終止則亂之微意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傳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爲既濟時當既濟唯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慮而豫防也

節齋蔡氏曰思患坎難象豫防離明象○臨川吳氏曰時雖既濟凡事當慮其後患而爲之先備有備則无患思者慮其後也豫者爲之於其先也○平菴項氏曰人之用莫大於火而火常生患善濟火者莫如水思大之爲患而儲水以防使水常在火上其力足以勝之則其患亡矣是故君子之道立教設政舉事知末流之生患必皆有以防而濟之○進齋徐氏曰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於既濟之後君子於此慎思而豫爲之防則不至於患矣

○白雲郭氏曰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毖皆思患豫防之謂也故卦言終亂象言豫防爻有濡首之厲其義一也○涑水司馬氏曰既濟未濟反覆相承也雖險未濟君子以務慎之志辨物之宜處之以道如是險无不濟功无不成事既濟矣无所復為則又當思未萌之患而豫防之是以君子能康乂民物而永保安榮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曳以制反濡音儒

傳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一作吝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

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朱子曰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老子所謂與兮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臨川吳氏曰既濟之初可以濟而守正不遽進也如車將濟水而曳其輪狐將濟水而濡其尾雖不遽濟而終可濟故无咎○中溪張氏曰輿以輪而行曳其輪則不前不敢行也獸必揭其尾而後濟濡其尾則不掉不速濟也初以剛居剛而

應乎四當濟之始勇於上進故以此戒之○隆山李氏曰徐進而不蹶等无咎之道也○雲峯胡氏曰九剛動之才有輪象初一卦之後有尾象輪所以行此既濟之時也而有未濟之象謹戒如此蓋欲濟而未肯輕也故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傳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喪息浪反茀方弗反

傳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

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况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為中滿坎離乃為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

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為字一有勸戒深矣本義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中溪張氏

曰婦二也茀所以蔽車者婦人出門必有茀自蔽而後行詩云翟茀以朝是也二應在五以五溺於二柔未即應已故有喪茀之象○雲峯胡氏曰五雖與二應而不汲汲於求二者處既濟之時剛中反為中滿故也二欲自行其道不可得矣然五雖不汲汲於二二守中正之道亦不汲汲然逐之數極則必變道窮則必通不能喪但失其在外者逐則自失其在我者矣震六二亦曰七日得皆自二反覆數之歷七數又值二是二之所以為中正者固在也中正可久廢哉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傳中正之道雖不為時所用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

則正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傳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為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為也三年克之

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為法為戒豈淺見所能及也本義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朱子曰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證此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建安丘氏曰鬼方幽遠小國也蒼頡篇云鬼遠也三近坎體有鬼方之象離為戈兵有伐之象○東谷鄭氏曰九三以剛陽處欲變之位剛陽則過於有為欲變則動而之外內治已濟必欲用陽剛以求功於外者故為之戒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

啟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捨內治而求邊功者皆小人啟之也○雲峯胡氏曰三居離明之極上在坎險之外故有高宗伐鬼方之象或是高宗伐鬼方嘗占得此爻故引之以爲象本義以爲六爻皆警戒意然則此亦爲九三戒也三居離中火性易爍況復以剛居剛聖人唯恐其失之躁動也故曰高宗之伐鬼方也宜若易然然且三年克之其不如高宗者可知矣小人勿用用小人則有躁動之失故也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聖人此意甚微故於初則勉其戒謹於二則戒以勿逐於三則戒以小人勿用蓋於既濟之時唯欲其持重緩進常如未濟之時○中溪張氏曰小人夷狄皆爲陰類戎狄之禍遠小人之禍近故作易者於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如師之上既濟之三是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憊蒲拜反

傳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為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一作殘民也或問三年克之憊也以言用兵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朱子曰言兵不可輕用也○建安丘氏曰三年而後克之則師老財匱其困憊亦已甚矣○臨川吴氏曰憊言用力之疲困以見克之之難而用兵非美事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繻而朱反袽女居反

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

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
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本義既濟之時
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
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朱子曰六四以柔
居柔能慮患預防
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粗慮事
細密剛果之人心粗不解如此○中溪張氏曰六四
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
生於此四坎體也故取濡舟為戒終日戒者自朝至
夕不忘戒備常若坐弊舟而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
溺之患○雲峯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易失之躁故
以高宗三年克鬼方之象戒之六四以柔居柔自有
能預備而戒懼之象矣譬如乘舟者不可以無繻而

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備遂恝然不知戒水寖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施矣備患之具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傳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畏慎如是也中溪張氏曰人之於事惟其有所疑於心然後能思所以處之此君子所以必思患而豫防之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傳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為義東鄰

陽也謂五西隣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尚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唯言其時也本義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象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或問九五爻以言紂紂雖貴為天子祭祀之盛而不若

文王之薄祭却可以福祐蓋時之興衰自是如此朱子曰揚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蓋十六日月雖缺未多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缺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畢竟是長底時節又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如何大意大抵不得便宜○白雲郭氏曰祭之盛者非无誠也然以物為主祭之薄者非无物也然以誠為主物過於誠則物勝誠而誠日以衰誠過乎物則誠勝物而誠日以著是也○雲峯胡氏曰東陽也謂五西陰也謂二禴夏祭也離為夏本義於爻辭拳拳於時之一字此則曰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在下而始得時也時之過如月已望而將晦之時乎時之始至如月方弦而將至於望之時也夫文王與紂同此一時也在紂則為已過之時在文王則為未至之時也然福在天地間未嘗不以與人非吝於紂而私於文王也文王實有以受之紂自无受之道爾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傳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為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

中溪張氏曰既濟之後唯恐過盛以祭言之于斯時也豈不如約故東鄰不如西隣牛不如禴蓋祭而得其時雖禴之薄實足以受其福而吉之大來可知矣

上六濡其首厲

傳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

之上坎為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本義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隆山李氏曰涉水而至於濡尾不害其為濟也首亦濡則溺矣故厲○誠齋楊氏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濡之志居治安之極如已濟大川自謂没世无風濤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截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褰裳馮河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知矣○中溪張氏曰初九濡其尾而无咎者以既濟之初則吉也上六濡其首而厲者以既濟之終止則亂也○馮氏去非曰首在前尾在後則既未濟之六爻象皆横觀也皆有坎水故首尾皆濡以

見凡事之欲濟者身在其中乃可濟也首尾皆濡則身在其中矣又曰既濟險乃在前未濟乃出乎險者也而卦義相反盖以水火相濟不相濟爲象也然險終在前故既濟終厲終出乎險故未濟終乎應易窮則變之義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傳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盖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而曰有所疑也使是不美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太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來子曰然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建安丘氏曰既濟合離坎成卦坎在外无險矣故爲既濟合六爻言之內三

爻離明也初言曳輪无咎二言喪茀勿逐三有伐鬼方而克之象此已濟之事也外三爻坎險也在四則有衣袽之戒五則歎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而上又有濡首厲何可久之訓則既濟為未濟矣

☲☵ 坎下離上

傳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為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為用故為未濟雲峯胡氏曰上經首乾坤乾坤之後六卦皆主坎之一陽

下經終既濟未濟濟因坎水取義而亨又皆主離之一陰天地終始皆水火相為用也三陽失位故未濟三陰應三陽而陰又得中所以未濟終於濟也○鄭氏湘卿曰上坎下離為既濟上離下坎為未濟然離中有坎坎中有離二體而互成四卦四卦而歸一體其實一也坎水也其情淫而邪離火也其性烈而正坎常為小人離常為君子然離中有坎情其性也故既未之離反為小人坎中有離性其情也故既未之坎反為君子君子在上而小人在下則治無不濟故坎上離下為既濟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則治莫能濟故離上坎下為未濟此以人事言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汔傳魚乞反本義許訖反

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惟在

愼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氷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愼故勇於濟汔當爲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愼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旣不能濟无所利矣本義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建安丘氏曰未者有所待之辭未濟非不濟也待時而濟

爾○進齋徐氏曰未濟有終濟之理故亨狐能渡水濡尾則不能濟以六居初小狐也汔幾也尾謂初也幾濟而濡其尾則力竭而不能濟无所利矣○隆山李氏曰聖人作易一卦必求所以亨之理在既濟時有既濟之亨未濟時有未濟之亨既濟已然之亨未濟方來之亨又曰坎為水為穴為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来水間者狐也○息齋余氏曰未濟本有亨之道但如小狐幾濟而濡尾則无所利爾謂占過未濟者皆无攸利不可也在所處如何爾○雲峯胡氏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未濟之象也无攸利未濟之占也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易不可窮故也未濟之時其花未開之春月未圓之夜乎天地不交為否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為未濟非不濟也未焉爾故曰未濟亨无他未濟水火之不交而坎男居離女下又男女之交也況既濟下離互坎上坎互離既濟之中互未濟未濟下坎互離上離互坎未濟之中互既

濟非唯見時變之相為反覆而水火互藏其宅復於易中見之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傳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本義指六五言

或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朱子曰然○建安丘氏曰未濟非終於不濟欲濟而未爾柔得中謂五以柔而得中位也○雲峯胡氏曰乾坤之後為坎者六至既濟未濟雖因坎取義然皆曰柔得中也則又專指離而言坎之與離終始可相有而不可相无如此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傳據二而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　朱子曰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傳其進鋭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

无所往而利也朱子曰不續終也自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瀘川毛氏曰未濟之初六陰也小狐之象小人也非濡尾之不可濟而小人之不足以濟也○建安丘氏曰不續終指初也下坎象狐初其尾也二之未能出險者以初柔力微而不能續其後也正猶狐幾濟而濡其尾首濟而尾未濟也何所利乎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傳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為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

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朱子曰張敬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不能荅其人云三陽失位伊川謂是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馮氏去非曰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苟能協力以濟可以致亨未濟者終濟矣○建安丘氏曰六爻剛居陰位柔居陽位雖未當位而一陰一陽各相應上下協力故終有出險之功也○平庵項氏曰既濟三剛三柔皆正然剛柔正而位當即謂六二九五剛柔正應而又當位也若泛言則夫象義未濟六爻皆不當位其曰雖不當位亦指六五言之剛柔應者覆解亨字雖无攸利用其柔中以與剛應自有致亨之理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傳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慎處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本義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白雲郭氏曰水火不交不相為用所以為未濟亦猶天地不交而為否也物之有可辨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居方者猶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慎於辨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毋若火在水上而不相為用也不然則物自各止其所君子何慎之有○建安丘氏曰辨物如火之明居方如水之聚猶火在天上大有亦以類族辨物言之其義可見○雲峯胡氏曰水火異物故以之辨物水火各居其所故以之居方○開封耿氏曰既濟未濟之所以不

同者分定與亂耳故君子慎辨物使物以羣分慎居方使方以類聚如此則分定不亂而為既濟矣

初六濡其尾吝

傳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既陰柔而一无而字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本義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如此進齋徐氏曰既濟初濡其尾无咎未濟初濡其尾吝者既濟之初才剛足以有

濟又下卦離體明也明則知緩急之宜而不急濟又苟知緩濟之義則雖濡尾亦終濟矣故无咎未濟之初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體陷也陷則冒險以進而急於求濟不知未濟之義則至於濡尾而不能濟矣故可吝○雲峯胡氏曰以陽居陽當既濟之初而濡其尾時可濟不敢輕濟也故无咎初以陰居陽當未濟之初而濡其尾時未可濟不能自濟也故吝○林氏栗曰卦言无攸利而爻言吝者以在下一卦之初其失未遠也故係之以憂虞爾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傳不度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本義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

朱子曰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之謂或云當作極字○雷氏曰初六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續故曰亦不知極也極者終窮之謂

九二曳其輪貞吉

傳在他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无過剛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為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

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上（一无上字）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本義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節齋蔡氏曰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有才濟難者也然以剛應柔易生陵忽之心故能緩其所以

行乃得正而吉也○雲峯胡氏曰既濟初九兼濡尾曳輪二象未濟初與二分之初在下當為尾九剛動當為輪初濡其尾才柔不能自進二曳其輪剛居柔而得中能自止而不進也中則无有不正是以貞吉○厚齋馮氏曰未濟緣既濟立象故濡尾濡首兩卦既同而伐鬼方與曳其輪先從一位爾蓋未濟之二乃既濟之五未濟之四乃既濟之三其爻之剛則然也所不同者時與位之異故吉凶異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傳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本義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雲峯胡氏曰程子云正有不中中无不正此曰以中故得正易之大義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傳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而居險不足以濟一有也字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本義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將出乎

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浮而不可以陸走也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

莆陽劉氏曰六三居險之極未能出險而陰柔失位才不足以濟又求進爲凶可知矣爲能涉夫難乎既曰未濟征凶又曰利涉大川文義相背本義或疑利字上有不字爲衍之大抵未濟下三爻皆未能出險三與初爻皆陰柔才不足以濟險九二剛中才足以濟險時未可進守貞則吉以此推之三非利涉可知矣○雲峯胡氏曰既濟六爻不出卦名未濟六三卦名獨見蓋爻俱失位初上處无位之地中四爻三皆曰貞吉獨於六三曰未濟征凶豈非未濟之時以征則凶而以居貞則吉乎況未濟之時唯剛乃克有濟故九二九四貞吉上九无咎如六三陰柔又不中正未濟終難濟矣故以征則凶亦不利涉川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傳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以從應則利矣一无險字 臨川吴氏曰未濟諸爻位皆不當而象傳特於六三言之者陰柔居險極也○瀘川毛氏曰九二九四以不純用其剛故吉而六五又以柔中而守各因爻取義獨此爻以非其人而居其位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傳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

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一无者字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勤而遠伐至於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誠齋楊氏曰既濟伐鬼方而憂其憊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隆山李氏曰既濟之三離之上也未濟之四離之下也三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但既濟言高宗未濟則受命出征者耳

本義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雲峯胡氏曰爻言貞吉者三九二剛中中則正矣言貞吉而不言悔亡五柔中故貞吉无悔九四不中故勉之以貞吉而後悔亡言不如是則悔不亡也既濟九三以剛居剛故直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九四以剛居柔故曰震用伐鬼方震懼也臨事而懼未濟者必濟矣大抵三四爻皆人位易於乾之三曰終日乾乾夕惕若懼也於既濟之四曰終日戒戒懼也此復取震懼之意懼以終始所以爲易之教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傳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臨川吴氏曰近柔中之君其志得行也○沙隨程氏曰震用伐鬼方此大臣贊其興衰撥亂之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傳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為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子德輝之盛而功實

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李氏光曰九二中正之臣爲之正應四上二陽相與夾輔能虛己而任用之故貞吉而无悔也○林氏栗曰四應在初故光悔而後亡五應在二故貞吉而无悔○節齋蔡氏曰文明之主故稱君子之光下得二四恭順剛明之臣故言孚吉○雲峯胡氏曰九居四非貞貞吉悔亡勉之之辭也六居五亦非貞貞吉无悔與之之辭也蓋五文明之主是爲君子之光虛心以求九二剛中之助是爲有孚

此所以為正吉而又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傳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本義暉者光之散也童溪王氏曰暉者光之發也光盛則有暉然則暉生於光而光又生於謙此六五所以為未濟之謙主也○中溪張氏曰君臣同心以致治則未濟者終濟矣此君子所以有光暉之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傳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

而能明則不為躁而為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為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於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為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

於義命者哉建安丘氏曰既言飲酒之无咎復言飲酒濡首之失何耶蓋飲酒可也耽飲而至於濡首則昔之有孚者今失於是矣○誠齋楊氏曰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者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其天下國家故洊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洊水

本義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爲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朱子曰未濟卦取狐爲象上象頭下象尾○未濟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兩爻不如此六五謂其得中故以爲吉上九有可濟

時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不云吉更曉不得又曰濡首分明是狐過溪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竊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能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曰也未見得是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无所用況又不得位所以如此○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揚子雲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既濟是那日中將晡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那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個爻裏有這個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他這個說得散漫不恁地逼拶他他這個說得疏到他密時盛水不漏到他疏時疏得无理會若只要就名義上求他便是今人說易了大失他易底本

意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個意使說這個事出來大段散漫○節齋蔡氏曰五為濟主三四助之已成濟功矣已獨處上无所用力唯須于飲酒自樂不安生事乃為无咎又曰既濟之後必亂故處在初卦而亨既二未濟之後必濟故主在上卦而亨既五○紫岩胡氏曰既濟三陽皆得位未濟三陽皆失位然既濟初曳輪未濟二亦曳輪既濟三伐鬼方未濟四亦伐鬼方既濟之五反不如未濟之上者以時而言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也程傳如此二爻發出義命二字本義分言之蓋謂未濟之極將可濟矣自信自養所以俟命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自養而失其義矣命在天義在我不能自信自樂以俟命非也過於自信自樂而失我之義亦非也周公係易於既濟之終以濡其首為時事之失於未濟之終以濡其首為人事之失其與民同患之意愈切故於辭愈懼吾學易者信不

可頃刻不知所懼也○西溪李氏曰聖人設卦必終於未濟者所以寓生生不窮之意也未濟易之終上九未濟之終生生不窮之理在是夫亂者治之基治者亂之伏未濟之極豈終不濟哉以上九之才言終於必濟矣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傳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 雲峯胡氏曰既濟以中道離之中也未濟中以行正坎之中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時即所謂中也未濟上九不知節節即所謂中也堯之授舜只是一中字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易於小象之末曰中曰時易之大義畧可見矣

未一句亦不知節也不知節者不知隨時以取中也大易教人之意切矣○或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陰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貞吉朱子曰也是如此大槩難曉又曰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便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又不好了○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建安丘氏曰未濟合坎離成卦坎在內猶有險也故為未濟合六爻言之內三爻坎險也初言濡尾之吝二言曳輪之貞三有貞凶位不當之戒皆未濟之事也外三爻離明也四言伐鬼方有賞五言君子之光有孚上言飲酒无咎則未濟為既濟矣○莆陽劉氏曰未濟下三爻未出險初濡尾二曳輪三征凶上三爻已出險矣四志行五有孚吉上

有孚飲酒而已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凶少然雖吉未嘗不戒也○西溪李氏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周易傳義大全卷二十一